

今夜星光灿烂

程儒章◎著

上至春秋孔孟
下至开放改革，大至国家民族，
小至儿女呢喃，
议事生动简洁
议论纵横捭阖，
寓情于理，温婉动人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今夜星光灿烂

程儒章◎著



· 广州 ·

广东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夜星光灿烂/程儒章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 - 7 - 5405 - 5168 - 1

I. ①今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0534 号

出 版 人: 孙泽军
责任编辑: 熊 雁
责任技编: 陈垂涛
装帧设计: 著 洪
书名题字: 宋 阳

JINYE XINGGUANG CANLAN

今夜星光灿烂

出版发行: 新世纪出版社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厂

(地址: 广州市南岗笔岗路 18 号)

规 格: 787mm × 1092mm

开 本: 16

印 张: 11. 75

字 数: 360 千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 - 83797655

生活的滋味

李亚威

受儒章老师之邀，为他的《今夜星光灿烂》写序，我一直很恐然。怕我憨拙，写不出凝结了他一生的感悟和传记色彩浓郁的散文、随笔、小说体的表达，他说他相信我。

这句话，让我温暖了很多天，嘈杂的尘世，“相信”两个字成为人间不可战胜的情谊。会让人的潜能奔腾出真挚的河流，泻入人心。我奉儒章老师的信任，先声一步了！

看儒章老师的散文小说集，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，从日记体、书信体、报告文学、小说，他的涉猎很广，时而让人含泪，时而让人沉重，但却看不到他有一点的怨或怒，他的作品里不断地发出商榷和与人共勉的谦卑，在他朴素流畅的表述里，我们从他的矿山之夜到新疆之旅，从音乐喷泉到女人剪分头、从姥姥到挑错、从男人的危机到美丽而不可爱；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系列报道到给梅花的一封信，以及气息、中庸、诡辩、无为，充满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己国家的尊崇。妙趣横生。

从儒章老师的作品中，深深地透出了他所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内心涌出来的“悟道”，这种悟道，表层看是有滋有味的叙事，而深层则是对斑驳记忆中醇厚情感的储藏，有着一一种对人生别样的咀嚼。那种咀嚼是他不停歇的思考和他的思辨，特别是他在特殊年代下，他在第二故乡本溪，生活了三十个春秋，过于的真诚所引来了劫难，并没有让他在噩梦中睡去，而是无论怎样的欲哭无泪，他都让他的心暖起来：

学生被你批评哭了/在暴风雨过后/你却把他背过河去/学生把你气哭了/你却在冷风里/给他披上棉衣/假如讲错一个字/你今夜将会无眠/错批评一个学生/你一天都将惶惑/假如发现一个学生有进步/你整日都会露出笑颜……

教书的人，大多是属于习惯给予他人的人，传说有一个国家，专门选做过老师的人当领袖，就因为能为他人着想。

儒章老师没有想过其他，只想当个“合格的先生”，他作为学生的先生是优秀的。他的论文《善为人师者必善于师人》《学习文言文的诀窍》《略谈古诗词中的引用》《古汉语实词活用初探》等，在全国都获得了奖项。

在他的作品中，不止一次的讲到了他当教员时候，他与学生之间的那种纠结的情节，不然就不会有“给梅花的一封信”和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等系列了。

儒章老师又是一个诗人，诗人是需要第六感觉的，既要有超现实的寓意，又要有“诗眼”和“诗魂”，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完成的。而儒章老师以感悟出发，真诚可言写了一本《岁月留痕》的诗集（当然还有一本论文选集《文苑杂谭》）。在那本诗集里，留下了他与人、与自然、

发现与事件的一串留痕。那也是时代的留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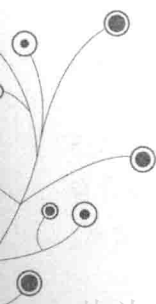
马克·奥勒留在《沉思录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一个人退到任何地方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，特别是当他的心里有思想的时候。”

儒章老师有思想的时候，就以勤奋的笔，画出思想的绘图，给自己指明途径，不让自己的思想在月光下碎一地。

儒章老师在喧嚣的尘世，始终坚守自己生存底线和对生活艺术的虔诚，对人来说，是要有勇气的。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，我很佩服儒章老师的强大。因为他对生活一直有滋有味的品着。品着生活的尺度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至，儒章老师是在质朴和智慧中前行的，祝顺行！

2013年11月11日于深圳

（作者是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深圳市
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副主席）





总序

我教语文，也许与工作性质有关，所以在业余时间总喜欢写点东西。日积月累，回头看看，也搞了不少所谓作品。退休赋闲在家，原想分类整理，结集成书，但终于顿悟，决意放弃，缘由有二：一是深感毫无意义。君不见几多所谓作家之作品，无须历史淘汰，已成废纸一堆，何况敝如草芥之我辈乎！虽然存有孤芳自赏、敝帚自珍的情结，然而又何必执着于此？“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”，该舍辄舍，不了也了吧。二是晚年慵懒成性。整理故纸，不胜其烦，莫如偷闲自在也！

这么一想，便束之高阁，尘封虫蠹，年复一年。开始倒也轻松自在，奈何退休日久，苟活不死，便觉无所事事，闲得发慌，难于度日。正如辛弃疾他老人家所言“闲愁最苦”，今始信也，“偷闲”并非“自在”也！于是一改初衷，还是找点营生吧，打发日子要紧！我等饮食男女，休想有佛家看破放下自在的觉悟与修持。于是从去岁仲秋始，从残篇断简里，从劫后余稿中，陆续整理出三本书：诗集《岁月留痕》、散文小说集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、论文集《文苑杂谭》。

散文、小说、论文皆文革后问世，未遭劫难，所以无须交代什么；唯诗歌，半数以上为文革前所作，命中注定他在劫难逃。文革初向党交心，我将1966年之前二十余本日记主动交革委会，并登记造册。未诚想日记送出去，灾祸接踵来。因大部分诗歌都写在日记本里，造反派们便在诗中断章取义，望风扑影，无限上纲，大有不将我打成反革命便有辱造反派这顶桂冠之势。于是“斗倒”“斗臭”的呼声常让我在梦中惊醒……不久，我便带着累累伤痕，带着老婆孩子被赶下农村劳动。

1973年春，因复课闹革命，教师奇缺，县局决定让“罪行”较轻者我提前回校执教。返校不久，我心疼我的宝贝日记，便向新上任的校党支部书记（革委会主任）陈雅山同志提出归还日记请求，陈书记慨然应允，并协助搜遍各办公室乃至图书馆的文案柜，找回六本，其余石沉大海，杳无踪影！损失可谓惨重，粗略估计丢失三百余首诗。我真是欲哭无泪，痛惜之情无以言状！而一位朋友却说：“这年头，给你剩六本就不错了，你小子别不知足，一本不剩你也得挺着！”这倒也是，我心略为释然，诗集中文革前的诗作不都是在这六本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吗？岂不是不幸中之万幸！“就不错了”，朋友说得对。

在此，我要特别感谢陈雅山书记。70年代初文革正如火如荼，远未结束，更何谈落实政策。在如此严酷的情境下，他敢答应归还这些“罪证”，不怕造反派发难，不怕株连，委实胆识过人，令我感佩不已，令我没齿不忘！1983年我南调之前，专程去向他道别。他依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，依然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，依然脸上挂着恳切的笑容。四年后我回北方探亲，

再次拜谒陈书记，他依然在低矮的平房里，依然着一身朴素的中山装，依然一脸恳切的笑容……

回头介绍一下三本书的体例。诗集不分内容，不分体裁，按年代顺序排列编辑，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段；散文小说则按体裁分类，论文分四部分：理论探索、作品欣赏、教学改革、阅读随笔。

诗发表了一部分，大部分未发表，其中朗诵诗，则在当时舞台上演出过；散文、小说、论文则几乎都发表过。为统一起见，作品后不再注明了，因年深日久，部分资料缺失，很难一一查对，虽然知道哪些作品在哪家报刊发表，但记不准哪一期，哪个时间了。

要交代的也就这些。

2013年1月5日



目 录



序 生活的滋味

李亚威

挑错 /48

自序

男人的危机 /51

女人的骄傲 /52

散文

中外年龄观 /54

今夜星光灿烂 /2

小议女人剪分头 /55

怀旧之旅 /4

音乐喷泉 /58

姥姥 /25

夜遇 /58

德义小学 /27

矿山之夜 /59

气息 /30

桥溪新筑——慎独楼 /60

我与“快板” /32

新疆之旅 /62

中庸 /35

佛教与做人 /70

诡辩 /37

生命的呼唤 /73

无为 /38

使命 /74

变 /40

新的思考 /76

烟德 /42

征文 /78

美丽而不可爱 /44

一个不准教政治课的人 /81

童心 /46

给梅花同学的一封信 /85

我的三个孙子 /47

从“我爹钱少不能买”说起 /86

幼吾幼以及人之幼
——“爱心天使”系列报导(选录五篇)
/88

一、“方爸爸第一”
/89

二、小杰笑了
/91

三、妈妈,你在哪里?
/92

四、心太软
/94

五、寸草难报三春晖
/97

企业风采(选录三篇)
——深圳市红核桃影视广告有限公
司企业宣传片创意稿
/100

一、问我行程有多远
/100

二、诚信天下,领先潮流 /103

三、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 /105

小说

海青 /109

网 /114

小青子,你在哪里 /130

一封未写完的遗书 /1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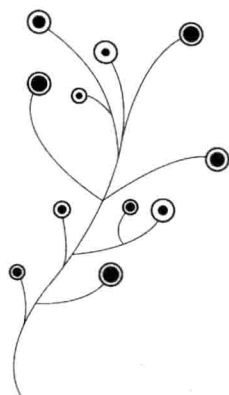
苦涩的青杏 /150

跋 /179

散文

今夜星光灿烂

JINYE XINGGUANG CANLAN





今夜星光灿烂

让时光倒流，流回30年前的腊月寒冬。

那是1968年岁末，我工作在北方一个火车站旁的小镇。文革初起我就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，算起来，在单位里我是最年轻也是最不谙世故的“牛鬼蛇神？”了。年关将近，突接下放劳动通知，果然把我下放到最偏远条件最差的山村。

下乡那天，破破烂烂的家什装了满满一马车，再无法坐人，我们只有步行了。当时妻已有身孕，再过一个月就要临盆了。慢雀先飞，我们不等马车启程，拎起一兜子早晨准备好的馒头便上路了。可怜她挺着大大的“将军肚”，冒着腊月的风雪，跟着我抄小道爬了50多里的山路，走走歇歇，来到贫下中农家时已是掌灯时分。马车还是比我们先到，车夫正在院子里呼哧呼哧地卸车，眉毛胡须挂满白霜。我赶紧过去帮忙，他说不用，并朝我向后努一努嘴，示意我去招呼只顾张口喘气，一手扶着石碾盘几乎站不稳的妻子。我将她安顿完毕，便拿出冻得石头一般硬的馒头，向房东大娘借了锅灶，生起柴火蒸上。心想留车夫一块儿吃饭——赶了大半天车，天又冷，也该饿了。这时，一直未说一句话的车夫，已悄悄地帮我把行李家什搬进屋里，堆叠得整整齐齐，有条有理。还没等我道谢和挽留，又悄悄地赶着车回生产队了。

房东大娘孤身一人。当晚她睡炕头，我和妻也蜷曲在同一铺炕上。我有泪往肚里流，妻有泪往脸上流。我伸手一摸，两腮全是泪水，冷冷的。书中常说“热泪”，也许“热泪”只高兴时流吧？我第一次怀疑小说家者胡编乱造。我没有安慰的话，有话也不敢说，炕头有房东，谁晓得她是“革命”的老太太，还是普通的老太太。我把妻搂过来，用我的脸，用我的唇为她擦拭。这又第一次发现泪是咸的、涩的、浊的，也不是诗人们说的甜蜜的泪、珍珠般的泪！

好不容易挨到天明，房东大娘唠唠叨叨，毫不客气地责备我一顿，说我的女人这样身板，怎么不留在城里生完孩子再来，这是闹着玩的？说我脑瓜少根弦，说我不知深浅……我体会她的好意，可我无法解释。她哪里知道临下乡前几天，我立正低头在革委会主任面前（要求对革命干部必须如此）用最最诚恳的语气请示——这里必须交代一下：我以为家属可以不下农村，因为历次运动都是谁挨整谁下去，未诚想这个“史无前例”连家属亦未能幸免，于是才有“请示”的小插曲，不然可省俭许多笔墨的——我战战兢兢开口了：“能不能等我老婆生完孩子再下去，只有一个月了。”“不行！”主任一声断喝，右手十分得体地在桌上拍了一下，“爬也要爬去，要是到期不搬，我立即派红卫兵把你家东西扔出去！”我抬头望望坐在办公桌上跷着二郎腿的专政大军队长，祈望他能帮说句话——无助的人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竟然寄希望于这位队长大人。

“你赶快回去收拾东西，”二郎腿说，“这是革委会的决定，谁敢不服从！”真是应了“有病乱投医”这句俗话，我心里狠狠责骂自己有眼无珠。

回到家中，一脸愁容的妻坐在炕沿。我先宽慰她几句，谎称革委会要研究一下，心想瞒一

会儿是一会儿。“我都听见了，不用哄我。”她突然说出我始料不及的话。嗨！世界上最糟的事莫过于此了！原来我去“请示”的时候，她性子急，随后也跟来站在革委会门口偷听。既然她侦察得一清二楚，我只有张口结舌了。“我倒没什么，走就走。”妻噙泣着说，“我看见他们这样对你，我受不了……”

房东大娘还说些什么，我再没听清。早饭后，我跟大娘说准备请两天假送妻子回省城娘家，生完孩子满月就回来。因为我觉得老大娘还不是“彻底的革命派”，就请教她此事使得使不得。她白了我一眼说：“压根儿你就不该带她下来，几十里山路，”她喘了口气，“你不送回去，谁侍候月子？你要出工干活，你要打柴烧炕，还要张罗吃的喝的……”

要不是一阵咳嗽把话打断，我真想再听她说下去。我又问她生产队长姓什名谁，家住何方。午后我按房东指点找到队长，陈述了请假理由，队长说要队委会研究，让我晚上来听回话。

晚上我来得好早，不敢进屋，在门口恭候指示。几个队委陆续来到队长家里，七嘴八舌，有说刚来就要走，哪有这个理儿？有说当牛鬼蛇神还不老老实实，总贪恋大城市，有说先得批斗他一下，杀杀他的威风。队长分析尤其深刻：“贫下中农能在这儿生孩子，她怎么不能？哼！”这时队长老婆在火盆边磕了磕烟袋锅发话了：“这么容易生个孩子？他们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要啥没啥，再说天寒地冻的，比得你坐地户？出了问题你兜着！”队长老婆好厉害，一阵连珠炮，队长这边厢鸦雀无声了。队长怕老婆，照老婆的意思办了。怪呀，小队这些头头为何与这位农村妇女的心思如此之不同？是以示立场坚定、路线分明？是怕丢乌纱帽？是真心？是假话？搞不清楚，反正我又第一次才明白：为什么人当了官——无论大官小官芝麻粒官就会变的原因了。

在恩准“送妻假”后大约第三天，小队的马车要起大早去镇上拉返销粮。我草草收拾了一下，鸡叫头遍就送妻上了马车。还是这位沉默的车夫，难为他想得周到，让她坐到车子中间，免得颠簸跌下来。由于车小人多，我又只得步行了，便与妻约好在火车站见。只听“得得”的马蹄声渐渐远去，我轻轻地舒了口气，如同一块重重的石板从胸口掀开。这下不怕了，要批要斗就冲我来吧，你们把我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她也看不见了——我真正体会到轻装上阵的滋味了。

此时天还未亮，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四周静得可怕，唯有棉胶鞋踩在雪地上咔嚓咔嚓的声响，寒风砭骨侵肌，我用力抵紧身上的棉袄。连日来纷乱的思绪总算理出个头儿，现在该让受伤的心在寂静中享受一下片刻的安宁了。

我边走边举头望天，那暗蓝的天幕上缀满繁星，我仿佛发现了奇迹：天幕蓝得出奇，蓝得闪光，蓝得透明；星星也清晰得出奇，明亮得刺眼，又似乎比平时大得多。我无比地惊讶，是山野的雪光映衬的吗？是严寒把空气冻成冰雪落到地上，使我的视线连空气的阻隔都没有了吗？是北国的冬夜特有的晴朗而形成的吗？还是我的心情今夜格外好而产生的错觉呢？不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大自然的夜景啊！我感到神奇，感到惊喜。于是我庆幸，在这混沌的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洁净的天地，竟然有如此纯美的星空！我们，生活在其间的自然之子，也应该是这般洁净纯美的呀。然而不知何时，不知何事，竟被污染得不成体统了……但是，就在此时此刻，我

立即想到的，立即占据我整个心田的是沉默的车夫，唠叨的房东，爽直的队长老婆，他们不就是这混沌不堪的人世间存留的永不受污染的灿烂星光吗？他们的灵魂是何等地洁净纯美，他们的心胸是何等地清亮透明，他们的形象是何等地可敬可亲！

也许是特定的背景、特定的情境使然，人的某种经历，某种情感，总是与特定的客观事物紧紧相连，并且渐臻一体，幻化成无法分开的图景，乃至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今夜璀璨的星光，我敢发誓，就是他们的化身。虽然他们只是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山民，而且活得又何其艰辛，但他们良知未泯，他们不怕株连，他们淳朴正直，他们心地善良，比起那些佯装纯洁高尚，标榜彻底革命，挖空心思整人，置你于死地而后还不快的正人君子们要伟大一千倍一万倍！不，不同性质的人格是不可相提并论的，我这样比，不啻是对善良者的亵渎！

当时我那已经被折腾得庶几麻木的心，只觉得暖暖的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，忘却了黎明前的寒冷，脚步也愈走愈快，赶紧到车站与妻会合。

文革结束后我回去探望过他们，后因工作南调，就再也没有见面。逝者如斯，也许他们早已把自己曾经帮助过同情过的小人物忘记了，然而30年来，那片灿烂的星光却一直伴随着我，温暖着我！

1998年深秋



怀旧之旅



2013年5月5日

从广州到北京，飞行了两个小时零十八分，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。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先到我的一位老友段校长家。

这位老校长与我同年，曾经是北京市十佳校长之一，受到过前总理李鹏的接见。有如此身份地位的老教育家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生活应该是不错的。然而到他家一看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

进屋就是小厨房，只能供一人活动。厨房旁边是卫生间，对面就是卧室，这卧室既是餐厅也是客厅，床前放一长方形茶几，权当餐桌，进出需侧着身子。连书架都无处安放，只好悬空放床头，总面积只有三十平方。除了他老两口，多一人都无法插足！

他说这是70年代分的房，一住就几十年，这之后谁能有本事买房？

好在我的外甥女在北京，否则真要住旅店了！

而我们的老校长呢，心态极好，对眼前的处境毫无怨言，可谓怡然自得，他说够住就好！老两口要那么大房子干什么？

中华民族儿女除了勤劳、善良、坚忍的美德之外，还有更可贵的品德——知足和隐忍！

2013年5月6日

今天顺便带妻子去北京一家医院看病，医院人山人海，比在超市购物难得多。

好不容易挨到我们的号，医生问了病情，也不作详细检查，就开出处方，前后不到五分钟，千里迢迢到北京，就为这五分钟！

我们拿着处方，去交款处交款，交款处排长龙，弯弯曲曲，伸直了足有50米；另一个交款窗口只有十来个人站排，我想过去，抬头一看，窗口上方写着：“高干交费窗口”我即刻退了回来。这才明白，那是“公仆”交款处，“主人”只能排长龙。正如我好友段先生，在教育界奋斗一生，成绩斐然，而这位“主人”至今仍蜗居斗室，仍属“排长龙”族，教人可叹可悲！

这个社会由于金钱、地位、权势造成的差距是愈来愈大了，而有的人唯恐老百姓不知晓，硬是利用各种机会，各种场合提醒你，硬是在这块伤口上洒盐，无异于制造矛盾和隔阂！

医院是无意还是故意？还是为了讨好上司？医院本应是最公平最神圣的场所，在救死扶伤面前，生命是平等的！医院竟然在交费上都分出“高干”和“平民”，在治疗上就更不必说了，这是医院的耻辱！十佳校长仍蜗居斗室，是教育界的耻辱！他本人知足是他个人的修养，从客观来看，难道不是吗？

2013年5月7日

上午我们买票北上，与老友恋恋不舍地道别，我外甥女薇薇和他丈夫双庆也特意请假送我们到车站。

到沈阳已是傍晚，出了车站，眼前一片灯海。四妹凤英和妹夫定中一家来接站，几年不见，倍感亲切。由他们儿子建华开车。建华下月2号就要做新郎了，他的谦恭和淳朴，以及他对父母长辈的孝敬，是我最难忘怀的。

他们送我们到三妹凤娟家。凤娟家住铁西一个居民区，这套居室是前些年专为她儿子丁奎结婚买的。小区很大，里面种了很多丁香树，如今是春夏之交，正是丁香盛开的季节，进得小区，顿觉幽香阵阵。沈阳丁香花特多，街道两旁，公园里都是，我读书时，校园里也到处是。丁香花很小，一丁点儿，丁香花是否因此而得名？不清楚。其花瓣一簇一簇的，呈浅紫色，朴素淡雅，不张扬，酷似小家碧玉。丁香花是不是沈阳市花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如果让我选，我必选丁香无疑。

我岳母住三女儿凤娟家，晚饭后，一家人自是谈天说地，洋溢着浓浓的亲情。看到九十高龄的岳母体格如此硬朗，心中喜不自禁，五十多年对我的关爱，叫人如何忘得了！我告诉她老人家，这次来，我们还打算看望一些亲戚、朋友和老同学，趁现在身体还好，以后就不好说了，她说应该、应该！

丁奎夫妻二人，因我们到来，只得住他妻子荷欢的娘家了。他二人都是在读博士，丁奎今年七月毕业，正面临博士论文答辩和美国的跨洋面试，学习很紧张，搞得我很过意不去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抽空为我打印文章，修改一遍打印一遍。有几次我修改好的文章放桌面上，待我出

去办事回来，修改稿已打印出来，整整齐齐放在书桌上，一个字、一个标点都不差！其严谨高效的作风令我钦佩，其谦虚笃信的精神令我感动，其之所以为博士，想必亦在于此也！

我们谈到很晚才休息，老岳母一直陪着我们。

是夜难眠，口占一绝以遣怀：

万里关山梦未央，
又闻塞北紫丁香。
亲情应是前生定，
沈水与之谁短长？^①



2013年5月8日

早晨起来，用过早餐，就给沈阳一位朋友胡先生打电话，很巧，他没外出，听说我来，高兴万分，让我今天就去他家。

他住在沈阳远郊女儿女婿家。那是一个不算大的县城，没去过的人是很费周折的。在电话里他说让孩子开车来接我们，接着又补充一句，孩子上午没空，下午去接你，你一定在家等呀！听口气，不容你商量。当他说这话时，颇有些犹豫，我想必有难处，于是我说不必来接，我有你家地址，雇一辆的士或乘长途汽车就去了。但他有些过意不去，说这么远来看他，哪能不接，又不是没这个条件。因此，他坚定表态，让孩子开车来接。

午饭后，胡先生终于来了，他女儿开车。据说女儿是研究生，气质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傲。一路沉默，女儿一直不跟她父亲说话，更不与我们搭腔，只有胡先生偶尔找点话题，问问我们路上情况。真是一人向隅，满座不欢，搞得大家有些难堪，气氛令人窒息。

我倒没有受冷落的感觉，因我与胡先生的关系我心里最清楚，过去老同事，如兄如弟，无话不谈，令我感到不安的却是他们父女关系，他们的家庭关系。我这时才明白胡先生在电话里犹豫的原因了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到家后，胡先生的女儿挎起手提包转身就出去了，没有跟客人我们打招呼，也没跟她老父道别。晚上女婿回来，同样未跟任何人寒暄，直接钻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。

晚上做不做饭？他们吃没吃饭？他们吃不吃饭？都一概不知。这时，我们邀胡先生夫妇到外面吃饭，并主动邀请胡先生的女儿女婿作陪。席间我尽量搭讪与他们说话，仍是提不起他们开口的热情。饭后离开时，同样不与我们打招呼。



2013年5月9日

胡先生家两房两厅，八十平米，很宽敞，女儿女婿住一间，他老两口住一间。昨晚我与妻住胡先生夫妇的房间，胡先生与老伴睡客厅。早晨起床后我向胡先生夫妇道早安，只见他夫人

^① 沈水，即流经沈阳城南之浑河，浑河古称沈水，沈阳在沈水之北，按传统方位论，山之北为阴，水之北为阳，故沈阳以此得名。溯其源，沈阳之名始于元代。

迅速用右手食指压着嘴唇，左手指着女儿女婿房间，示意我们不可讲话，我立刻把话打住。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，竟然在女儿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我看着真有点儿心酸！

老太婆走进厨房，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我不敢问你女儿女婿吃不吃？他们起床没有？更不敢问他们小俩口为何不做饭，要你老太婆操持？

早饭后他俩陪我们到县城观光，小县城不大，但经营的货物齐全，尤其农村土特产更是摆满街头，东北农村特有的风味情调，使我感到亲切无比。

下午我们准备回沈阳，但他俩百般挽留，我想见一面也实在不易，就答应了。在家吃完午饭我们四个老人就顺着浑河岸散步。我们谈过去，谈现在，与老友回忆往事，实在是一种慰藉，一种享受。回到家天刚擦黑。

晚饭仍是老太太做，小两口房门紧闭，不知回来没有。



2013年5月10日

早晨还是老太太做饭。我们吃过饭，准备到汽车站买票回沈阳。胡先生很歉意地说女儿女婿上班，把车开走了，不能送我们去车站。说完，胡先生一脸无奈。我安慰他说，没什么，到汽车站也不远，当散步了……

在胡先生家头尾住了三天，那小两口未跟我们（包括他们父母）在家吃过一顿饭，也未做过一顿饭，甚至未跟我们说过一句话。我和妻好说，客人，未打过交道，不理睬也罢；那么他们的父母呢？亦形同路人？这就难理解了！

见到老友，兴奋、激动！然而老友目前的处境，却让我悲凉！儿女对待父母竟然冷若冰霜……

这让我想起《增广贤文》说的“子孝父心宽”，如此儿女，父母的心如何宽得起来！

“子孝父心宽”在解放后曾被当作“封建糟粕”批判！伟大的政治家们认为，老一辈的思想都陈腐，不可无原则讲“孝顺”，至于父母是地富反坏右，牛鬼蛇神、走资派、保皇派之流者，更不应该去孝顺，你敢孝吗？路线、立场哪里去了？久而久之，人间第一美德“孝”就淡化了，没有了！传统文化丢了，随之而来的果报就现前了，岂止是一家？岂止是一代？千家万户啊，一代两代三代啊！政治课都是空头理论，教人做人的传统文化根本没纳入教材！

最近电视上透露，为了照顾“空巢老人”，要求子女“常回家看看”已纳入法律法规——真叫人笑掉大牙！回家看望双亲，那是孝，那是情，那是爱，那是一个人出生后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在伦理道德的感化下就应该逐渐渗透到血液骨髓里的基本人格呀！哪里是用法律可规范、可扭转、可操作的？这纯粹是扬汤止沸，本末倒置的蠢办法！又不知是哪个拍马屁的知识分子，搜索枯肠，找出种种理由，论证某首长见解之正确深刻，论证这个傻主意如何之高！这里插一句：过去我们总好把坏事都推到领导身上，看来也有点儿不公平，其实很多事都坏在那些无良无德的知识分子身上，包括历次大大小小的运动。

传统文化久违了！

魂兮，归来！

（相关链接：文章写完尚未付梓，就看到《南方日报》刊登一则新闻：湖南省在中秋节后

调查“常回家看看”空巢老人的法规落实情况，与我预料完全相符，无法规范，无法操作，“常回家看看”的人次比法律条文公布之前还要少得多！有说朋友邀我自驾游，有说陪女友去旅行，有说囊中羞涩……有一百个理由不能“常回家看看”，哪个你能罚款或判刑？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法律法规，一纸空文，可悲之至！)



2013年5月12日

休息了一天便到皇姑区寻找分别四十多年的老友刘仁春。我们自1965年分手后，一直无音信，在整理旧作时发现他的地址，是皇姑区居庸里六段十二号。

到那里一看，旧居荡然无存，已是居民小区管理。无线索可寻，只好求助派出所。接待我们的是位领导，态度很好，得知我们万里迢迢来寻友，立即打开电脑，按我们提供的信息，很快查到了。上面有照片显示，他让我们进屋辨认。

就是他，我的老友！戴一付眼镜，斯斯文文，嘴角露出微笑。再往下一看，心一下掉进深渊：2009年9月13日逝世！

我来晚了，我的好友，我的兄长！

记得1963年你结婚时，学校黄贵诚校长和我前往沈阳皇姑区居庸里参加你的婚礼，婚礼上你和新娘合唱《金瓶似的小山》。那时这首歌刚刚问世，它的旋律一下攫住许多人的心，很快唱遍大江南北。所以当时会唱这首歌的人，算是很时髦很赶潮流的。我学会这首歌，都是你教的呀！

记得1962年我谈恋爱时，第一个就告诉你。后来只要我与爱人之间产生矛盾，第一个到场，第一个劝说的就是你。你曾多次到大东区我岳父家，你的诚恳，你的温文尔雅，我岳父一家人都喜欢你！

记得1965年秋你把工作辞掉，为的是照顾上夜班的妻子。当时黄贵诚校长和我都阻拦你多次，但你意已决，谁也阻拦不了你。就这样，你为爱失去了工作，回到沈阳当了一位临时仓库保管员。可惜了你的满腹经纶啊！

记得我与妻回沈阳时，总要去你家看看。嫂子做得一手好饭菜，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……

逝者如斯，不可追忆，吾心怅然若失！在居庸里归来的路上，我与妻默默无语，都沉浸在伤痛的回忆中……



2013年5月14日

早晨起来，有风，春寒未尽，觉得冷冷的。

我与妻子、妻子三妹凤娟以及她的孙女晴晴、四妹夫定中，一起陪同九十高龄的母亲，前往铁岭看望多年不见的妻子的六叔。

铁岭是世界著名的“指画”之乡，当代又走出一位著名笑星赵本山，所以使这个小地方名声大振！

六叔居住铁岭胜台子，地处辽河边。因历年辽河水患，冲决堤坝，冲毁农田，直接威胁有